捧腹編

捧腹編目錄

卷二

朝野僉載

朕亦當畏之　隴西牛

總没品　點鬼簿

筭博士　溢體

鳴吠聒耳　改年多感

被圍入櫝　大熱有壽

白臘明經　麒麟楦

驅驢宰相　被束甕

駱駝兒　賜絶

承鐙
嗅靴鼻
爲人哭母
我亦不記得
選人被放
彪之貪猥
非錢不行
翹關負鼎
刺史不是守鞋人
鞭卽遭憂
手重五斤
乞措大
釋迦重出
子胥後身
進豔婦
恐是夢中見說
總姓王
金牛御史

未曾打人脣綻齒落

御史臺記

議尉有六道　誰能逐黑齒常之

豈止今日方省闥　敕捕僧道儒

着脚靴　武家兒

御史竊脯　此胡合拜殿中

復呼吾曹爲兄　我無姊

與你官啣　豹咬殺魚

于皇家何親　書錄事考

辛舊太公

玉堂閒話

驢子今日偶來不得　就船買得驢偏美

井有人焉　生鐵椎熟銅礶

渾杏仁　目父爲兒

如今始得碧紗幪　犬首入空器

忌日禮不見客　怕嚳

叨鐵　昔曾使他家君

暢殺喜殺

盧氏雜說

善謔集

幽閑鼓吹

女障子詩極好　儐相嘲婿詩
紀聞錄
不知主君女何姓　都不思姓氏
誤笞送書人　爲承名所賣
奇聞錄
君大似共鬼語　真牛頭

捧腹編卷二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馬起城貳師父校

明皇十七事

噴帝

玄宗于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惶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黄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

與大逆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于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幡綽在數亦不出左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于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忘陛下積年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

時之命今得再見天顏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中朝故事

梁王菩薩

劉瞻至京師俄入中書時宰相劉鄴先與韋保衡路巖瞻爲驩州司戶參軍者二人嘗忌劉瞻切諫讒相熟深有憂色方判鹽鐵乃于院中置會召瞻飲中寘毒而斃鄴尋授淮南節

度使停皇于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詞曰劉公出典楊州庶事必應大治民獲康泰矣伶人皆唱和曰此眞藥王菩薩也

續世說

勿敗吾案

後唐馬郁事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果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

於自家淨

韡中出一鐵撾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召客擇人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之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寫快

王紘草露布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
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不免落第
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博奕蹴踘鬬雞無不精曉自
以爲尤工步打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
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
陛下不免落第
朝野僉載
朕亦嘗異之

國史纂異房玄齡亦同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爾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勑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隴西牛

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噉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

夫人必自侮

風馬得驢亦不暇敝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

總沒品

唐張鷟在江南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鷟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弦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

大罵而去

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略陸士衡之所賦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

筭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筭博士

溢體

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兎爲魄兎以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爲澁體

嗚吠聒耳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於衆後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辯把筆其

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改年多感

權龍褒景龍中爲瀛州刺史新遇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示判司以下云有恩改年號爲多感元年衆人大笑龍褒復側聽怪赦書來遲褒不知忌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日于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被圍入櫃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拾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窓接入鏁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偸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荅曰鑰匙子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大蒜有毒

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

沉米藥多有假物

朱書云主除邪佞杜姦回振寃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爲之相畏遠使惡暴直忌按椎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滅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白臘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久學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鷟爲對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

得霜鷹 從捷被 衣蟙袒

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驅驢宰相

王及善後爲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被凍蚫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辭魯鈍俱爲鳳閣侍郎或問郎中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被凍蚫

駱駝兒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轍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钁斸去十餘磚下有瓮䍃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

賜䋲

滕王嬰蔣王惲皆不廉慎帝賜諸王帛各五十惟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䋲

一作覡　張千右　又漏

萬條以爲錢貫二王大慙

承鐙

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

嗅靴鼻

張說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勑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

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爲人哭母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巳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惡其濫之無從

我亦不記得

唐張昌儀爲洛陽令恃張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皷聲動一人姓薛齎金伍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

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悉檢案内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

選人被放

會昌解頤李迥秀事同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孫安平公百藥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以

彪之大費本錢不貪不貪

內損其人懃而去

彪之貪狠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狠不道皆此類

非錢不行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汙狼籍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何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不言

翹關負米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訴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人答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

非此氣力奈何

剌史不是守鞋人

鴷啄木鳥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凱曰阿公爲汝經營難有頃門夫著新鞵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鞵而緣之凱令奴著鞵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鞵人

鞭卽遭憂

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挹子威咸受嘱求賍污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其人竟不得官訴云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慙

手重五斤

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朝判不竟送安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乃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

乞措大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魄衣冠弊服繿縷常巡成都市鄽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言語悲嘶形容憔顇居于早遷橋側後有

勢家于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辟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里鄰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

釋迦重出

唐宗楚客性諂佞嘗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

子晉後身

唐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

出長壽
季郎爵

山立祠

進豔婦

唐崔湜諂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
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勝之日託庸才
于主第進豔婦于春宮

恐是夢中見說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于
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
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

好悟性

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甲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總姓王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金牛御史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湧貴故江南人呼爲金牛御史

煑熟狗

唐狄仁傑戲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煑熟狗

總是胥新婦

唐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没蕃

著鞾不得狠猉而走王杲副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鬬總由曹新婦

號之爲媪

祝欽明頗涉經史不諳時務狀肥而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姜侍郎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

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坐主無

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趂蛇鸛

鵲黄門侍郎盧懐愼好視地目爲覷鼠猫兒殿中監

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

無鬚髯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云

暗燭底覓蝨老母舍人吕延嗣長大少髮目爲日本

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

醫博士許諳藥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烟熏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爲熱熬上𤢖猻目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蟇

作考詞

唐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閣被髮跣足袒臂援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

如此考詳可通用也

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

反語癡種

越絕書云[illegible]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于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數十人南容因坐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癡種也

如此辱類正堪食糞如此使臣占不辱命

能食突厥之遺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胃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餉之臨以白刃懼食一盤𭃄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劉窻舍人

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勑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劉窻取得之時人號爲劉窻舍人

醋盡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

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麪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𤨏事良久乃曰可總翻作餠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滴僕云醋盡信取瓶合于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信元是措大出身）

南無佛不說公

婁師德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諸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于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竝

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䟽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裡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

緱氏老人園

唐明崇儼有術法時瓜未熟文帝思之儼索錢百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追老人至

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

僧唱賊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殻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不免致疑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三日于侍官幕

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其狠狽而走不免致疑

按孔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廢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之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穿穴故名按孔

此𡚸還到余

唐岐王府叅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云御史非長任叅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

轉還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竒令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如何下筆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

聞嵩山呼萬歲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回又上書云聞嵩山呼萬歲聲即賜飛魚袋未入五品于綠衫上帶之

朝野莫不怪笑

欲得還俗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䇾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䇾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爲錯䇾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

餓夜叉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問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

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師明弟子哲

唐鄭州叅軍魏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官喚鳥翎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史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鴈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右臺御史胡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逯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

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

周革命舉人

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爲中霜穀束張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曾孔丘爲拾遺有武夫氣時爲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鶖入鳳池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望遠目爲

望目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薄傴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犹厤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耿一目爲端箭司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大哥

周静樂縣主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

竝馬行命張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

權龍襄趂韻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盃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趂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裡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

真才子也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糞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趂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晴詩曰暗去也没雨明來也没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

兒自當之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

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妹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行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

好言語好面皮哉此女

予民代罪

周瀛州刺史獨狐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當即放遣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

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胯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于腦笑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

草裡御史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差叅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趂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叅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

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憮然而去

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裡御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

㕘軍雖卑微豈可以令脫靴邪懷慙而退

原化記

儒士自媒膽氣

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必由膽氣膽氣盛自

無所懼有一儒士自媒曰膽氣余實有之衆曰須試

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巳空鎖君能獨宿此一宵

不懼者我等酬君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寔非凶宅

暫空耳遂爲置燈燭送之衆鎖門却歸此人寔怯者時向夜繫所乘驢別物遂向閣宿不敢睡唯滅燈抱一劍坐至三更月斜照窓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皷翼凛然强起把劍一揮應手落壁磕然有聲亦不敢尋究又忽有一物上堦推門門不開于狗竇出頭氣休休然便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抛落又不敢覓劍遂伏牀下天明諸客開門至閣子但見狗竇閒血淋漓狼藉衆驚呼此人方寤開門尚且戰懼說昨宵與物戰爭狀衆大駭異遂于北壁下尋唯見席帽

半破在地夜爲風所吹如鳥動翼也劍在狗竇側衆
又遶堂尋血跡乃見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
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

稽神錄

未曾打人唇綻齒落

王贊中朝明士有弘農楊遽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
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遽常出入贊門下稍接
從容不覺形于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
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言嶺外之

地非所不去

御史臺記

畿尉有六道

唐時戲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此六道亦輪回否

誰能逐黑齒常之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工爲俳諧詩賦行于代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

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

豈止今日方省闥

唐蕭誠初拜員外于朝列安閑自若侍御史王旭曰

蕭子從容省闥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一本戲以謝爲挺）

豈止今日方省闥也聞者歡笑

敕捕僧道孺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

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孺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

在題云訪僧道孺茂直戲謂王曰敕捕僧道孺足下

何以安閑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輿寢不安遂不敢歸寓于曹局數宿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出

着脚鏈

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布列殿中御史韋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邵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圝旋倒地還如着脚鏈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為原非五品才

武家兒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丁父憂起復加羽林軍中郎將諭德張元一戲曰豈有武家兒爲你來家老制服邪

御史竊脯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脯脂置于食僞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嘗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勿更留御史深自愧焉

此胡合拜殿中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行販于殖業坊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時朝會遇一胡負兩束柴或曰此胡合拜殿中衆問其由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胡負兩束固合授殿中

復呼吾曹爲兄

唐張玄靖自倉曹拜監察因附會慕容節實而遷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爲兄及遷殿中則不復兄矣實節既敗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爲兄監察杜文範使還會

正恐呼兄不得

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巽恭答曰賀節敗後玄靖復呼吾曹爲兄矣時人以爲談笑

我無姊

悲淚

[illegible]公文禮遷楊州司馬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楊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與你官䘏

房光庭嘗送親故之葬出鼎門際晚且饑會鬻餻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值鬻者不從光庭曰與你官御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值昔人賞其放逸

只恐止給官價耳

豹咬殺魚

則天禁屠殺頗切婁師德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陝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為有此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進鱠復問何為有此厨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智短漢何不

道是獮厮人即云是獮師德亦爲薦之

于皇家何親

汲師性燥率拜監察御史時直長李沖寂即高宗從弟也微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沖寂爲弟沖寂謂之曰沖寂主上從弟公姓汲于皇家何親而見呼爲弟師慙而止

書録事考

李詳字審己有才藻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在鹽亭因考爲録事參軍所擠詳爲剌史曰録事恃

糺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爲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按好勾小稍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西競鬪毆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談笑之最焉

辛舊太公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問何名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命直史館

賢主人

玉堂閒話

驢子今日偶來不得

太史胡趙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于後院餵飼驢子趙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趙倉忙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拽磑耳趙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與都知槽櫪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趙曰只從昨回宅

便患頭旋惡心起至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就船買得驢偏美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翫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旣搭檝登途果尫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子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子曰得之矣請買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

事秀士又俛俛貰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鱸偏美乘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鱸沽酒者盖爲杜詩有之非無証據秀才被貰而翫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井有人焉

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青丘嘗以錢二萬託戎帥王師範下車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並爲所沒都因月旦趨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鬍顋兇頑發怒欲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

鬚色斯舉矣望千壽之深甕井有人焉王公知之甕軍將于枯木

生鐵椎熟銅䃀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酣馬逸東西馳桑林中被橫枝罥挂巾冠露禿而奔矣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上癮疹而黑臥于道側幕客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璟各占一韻而賦之賦云當其蹇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于麥櫳之東偃

什于桑林之畔藍挽鼻孔真同生鐵之椎硯向骷髏宛是熟銅之礶聞者無不解頤

渾杏仁

唐肅宗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覇國者皆可舉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詣闕門肅宗召對卒無一辭但再瞻望聖顏而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于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于是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俛俛除授一邑宰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索輸杏仁以備貢奉徵君聞

勢之大爲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
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
仁今臣敲將來烏復進渾杏仁上咍而遣之

目父爲兒

長安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
百餘歲時有朝士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
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曰賢郎遠
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
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

方士故智何足訝

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以斥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如今始得碧紗幪

唐營丘有豪氏姓陳藏鏹巨萬染風疾人目為陳癩子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必遭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延待優豐言增添則白眼相顧有游客心利所需而不能禁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乃命賞五縑客將起又問之曰某

此等惡客不見亦得

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瀝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伶倫百戲畢備戲罷伶倫賭錢數萬時有渾者既去復入謂曰某偶憶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中堂坐碧紗幬中左右侍立數輩伶倫曰詩云

、、、、、、、、、、、、、、

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

犬首入空器

晉袁繼謙假一第而處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甕

中者其聲重濁舉家怖懼遂于窓隙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色[illegible]梘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檛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去蓋其莊人輸稅至此就地槃釜尚有餘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舉家大笑

一擊之力

忌日禮不見客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禀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命女僕通轉往來數事然後秉燭造食茶果而退或欲詣幃房其

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師與蜀人相拒岐衆迫于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掩襲涇帥臨行扳鞍忽記曰傳記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轎控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曰忌日禮不見客

恂醬

光啓中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

伯將不洎致體得難得

一夫甚魁岸自隣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敵之魁岸者俱勝時有秀士忽起告主帥曰某僕得此人遂許之秀士降階先入厨少頃出縮衣握左拳而前魁梧者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近相逼急展左手視之魁梧者懵然而倒合坐大笑秀才徐步盥手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厨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

倒聊供宴設之歡笑耳

叨鐵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賣貨斬食僻好博奕邑宰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棋必自旦及暮略無厭倦然未嘗設食于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盖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急令追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欵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邪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礸長杖乎只此是爐中

猛火炎熾鐵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時時于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時叨戲也言訖而去胡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噇猛火了却出來棋也

昔曾使他家君

唐有高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輿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儀相其賓主陞降揖讓而新牧巑岏踧踖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

于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頻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嘗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惘然乃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

暢殺喜殺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游丐無度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嘗懷匕箸徧游貴門每遭虐戲方飧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詣

則云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承紀錄此行必厚遇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椀　餅如箎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也聞者絕倒

新開行 甌

盧氏雜說

還我而已

交廣間游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贐賂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飦而已有客齋帖到驛驛司依帖供訖客不發

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何如處分吏曰供菜飥而已客曰菜飥供了還我而已來驛吏相顧莫知所為客又迫促無計更問曰不知而已大于驢小于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值驛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斂送之

宋五坦率

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犢鼻秘書上曰措大茶末一椀濟曰鼎水方煎可自潑之上又問作何

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皇恐起拜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

蒙惠也愚若干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曰蒙惠也愚若干

大作家在那邊

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故人惟有何戡在意即此人

腥臊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頻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臊爭堪吃

好染髭鬚事後生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劉尚書禹錫與米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皎皎

貞元末妓阿軟産一女求小名于白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曰皎皎有文士過之見呼皎皎爲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

方口尖口

唐之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爲单生訴云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爲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辯單生曰若不足辯則台州

吳兒縣改作呂州矣兒縣可乎王司無以應

幽閑鼓吹

被山相賺已多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巳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後至補袞

居即易矣

白居易應舉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況覩姓名熟視

麗山人之祖也

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却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

此無所直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召入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却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時所贈歸

賀歌什傳流者少蓋悉爲溷中物耳惜哉傲忽之故

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却與之

一時投溷中

唐李藩嘗綴李賀詩歌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見其所爲亦嘗見其多紕竄者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藩喜并付之彌年絕跡藩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

賢于能詩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白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寔詩賦皆不能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

乾𦠆子

酒器塡懷

裴鈞鎭襄州大宴廵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坐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即塡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𢹂抱之索

馬而去鈞使人覘弘泰方箕踞坐秤所得銀器貳百餘兩不覺大笑

家兄也名諱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訥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將因見訥名曰秀才名雖字不同且難于尚書前行禮如何會訥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皇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訥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問足下

第幾詘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詘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詘曰家兄也名論

一聯破的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于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于壁有類乎兜鍪戴之于頭又同乎席帽莫後反無不以爲歡笑

南楚新聞

并乞荆南表丈

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求謁所投詩卷咸播詩播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實于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購得殊不知是賢郎中佳製數日後辭他適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僕執郎中盛卷游江湖間所貫光揚旅寓耳播曰此乃吾昔歲未成事時所懷今日為卿收無用處便奉獻可也秀才今擬何之生云暫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見為荆南節度使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南盧尚

妙

書是我表親丈生衎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言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

産翁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護衛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如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溪河返且糜飼婿婿擁衾抱雛坐寢榻稱爲産翁

大奇

相公何必更追歡

唐宰相張濬常與胡士于萬壽寺閣牡丹而飲俄有

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爕理致傷殘四面墻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乞遂去闔席愕然一時俱散張但衝[illegible]

抒情詩

詩戲惡筆

李都荊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筆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草緘千里到荊門草草縱橫任意論應笑

以其似對蘇也

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是他家屬是他家

唐馮衮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鬪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閒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索然無緒馮盼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爲也倅歛衽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

隔坐剛抛豆蔻花

女障子詩極好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

儐相嘲婿詩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婿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譏其略曰巡關每傷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原在鞍

觸裡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紀聞錄

不知主君女何姓

唐張守信爲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瑶無假借之瑶不知其故信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于瑶將妻之以女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闘也郡縣未之知守信爲女具衣裝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信乃悟亟止

保母亦巧言

說悟了
觀慧

之

都不思姓氏

唐殿中御史李逢年左遷爲洛陽令在蜀郡謂戶曹李覗曰逢年家無內主濩落難堪弟既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覗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資裝亦厚兄能娶乎逢年許之令覗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第若斯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覗

過矣又誤于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覞進曰兄今日過扎妹乎逢年不應覞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扎妹乎爲復何姓覞驚退過李扎扎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巳爲地矣覞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扎大驚惋恨之

男家女家媒人都妙

誤答送書人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于神嘗召一木匠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隣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

剝送書者笞之至于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從書中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知誤謝曰昔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令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遂入戶送書者更不得酒扶杖而歸

爲承名所賣

李元昌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郄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璡後至將入衙

承明以琮璡儒者肘而剝之紿曰太宗怒汝銜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璡以爲然遂隨承明目吏卒擒琮璡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見剝至不知是琮璡也遂杖之數十琮璡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曰爲承明所賣

奇聞錄

君大似其鬼語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籙賀蘭涓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

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其鬼語拂衣入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眞牛頭

故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令日怒一獄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既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鎬曰眞牛頭也遂捨之

捧腹編卷二終